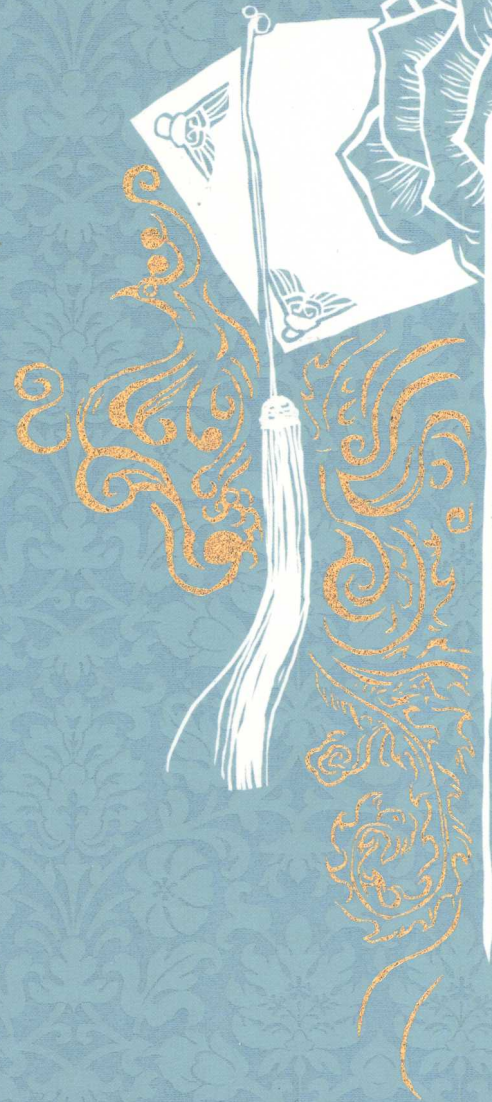


凜冽◎著 我走过三百年的光阴走进你的世界，你独守三百年的岁月空等我的回来……



清風入夢

怡殤 II

清風入夢 · 怡殤 II

凜冽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风入梦·怡殇. 2/凜冽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
2007. 7

ISBN 978-7-5054-1735-9

I. 清… II. 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9923 号

清风入梦·怡殇 II

著 者 凜 冽

出 版 人 郭林祥

策 划 锦文集
九界文学网

责任编辑 马 艳

特约编辑 邱 琼

责任印刷 赵 岭

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 68433141 (编辑部)
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投稿信箱 zhhbook@126.com

印 刷 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17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735-9

定 价 22.00 元



凜冽

女，1979年生于天津，22岁起留学日本至今。自幼酷爱读书，尤喜历史题材和人物传记类，小说方面独钟情于《红楼梦》十数年。闲暇之余常信笔写一些散文诗句，以文会友。2006年归国前期偶然阅读网络原创作品，随即开始热衷于小说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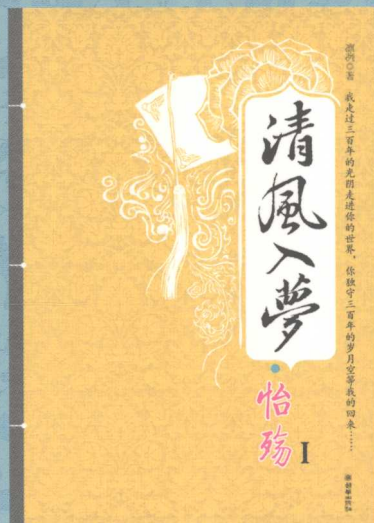
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清风入梦·怡殇Ⅰ、Ⅱ》、《清风入梦·雍佑》、《清风入梦·恂难》。

清风入梦系列

《清风入梦·怡殇 I、II》

《清风入梦·雍佑》

《清风入梦·恂难》



策 划：锦文集

九界文学网

责任编辑：马 艳

特约编辑：邱 琼

装帧设计：



吉安工作室
xjapx@163.com

◎ 目录

缘于今生篇

- 叁拾捌 兵围 黄雀弄蝉，前狼后虎，命悬一线间 / 1
- 叁拾玖 番外之往生篇 在这个人生的分水岭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往 / 10
- 肆拾 适变 物竞天择，天竞人助 / 17
- 肆拾壹 忿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 / 22
- 肆拾贰 绝顶 绝顶入云端，高处不胜寒 / 29
- 肆拾叁 晓劝 劝谏，就是徒手捡起碎片 / 35
- 肆拾肆 爱割 咫尺天涯，其恩难舍 / 41
- 肆拾伍 换兑 一场较量一场赢，谁占便宜谁吃了亏 / 49
- 肆拾陆 年关 天作孽，谁可怨？眼高于顶人自绝 / 57
- 肆拾柒 天戮（上） 生亦难，死亦难，此门无暖彼窗寒 / 67
- 肆拾捌 天戮（下） 明明暗暗里，日子过得磕磕绊绊 / 74
- 肆拾玖 姻错（上） 烛影摇红，妾意郎情，牵出多少阴错阳差 / 81
- 伍拾 姻错（下） 圣旨天恩，姻缘际会，隐藏多少似是而非 / 93
- 伍拾壹 悸结（上） 你将要划过的痕迹，是我心灵的弱点 / 104
- 伍拾贰 悸结（下） 满天星辰，只剩陨落的缘分 / 112
- 伍拾叁 恩返 处怨易，处恩难 / 118

伍拾肆 番外之毓琴篇 两两相望，今生我们竟这样 / 126

伍拾伍 失陨（上） 心痛着，灯灭了，风凉了 / 132

伍拾陆 失陨（下） 人，不能跟命争 / 139

伍拾柒 遗怨 遗往生情，了今世怨 / 144

伍拾捌 夭枉 东君梦断，更谁知，鲛绡终难系 / 154

伍拾玖 亲逝 乐极悲至，否随泰来 / 160

陆拾 感应 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 / 166

陆拾壹 垂暮（上） 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 / 174

陆拾贰 垂暮（下） 罗衾不耐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 / 180

陆拾叁 怡殇 我用无悔，刻永世爱你的碑 / 185

陆拾肆 番外之雍正篇 过往如梦，几番起伏终不平 / 192

陆拾伍 番外之弘皎篇 叹不尽，一世枉错蓼莪情 / 202

止于永世篇

陆拾陆 殊途 爱怨天地间，阴阳两分散 / 206

陆拾柒 存续 我想我，不仅仅是失去你 / 217

陆拾捌 契阔 往生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 / 223

后记 / 227

读者评论 / 228

缘于今生篇

叁拾捌

兵围

黄雀弄蝉，前狼后虎，命悬一线间

缘于今生篇
◎

叁拾捌

兵围

黄雀弄蝉，
前狼后虎，
命悬一线间

“哎呀，贝子爷，您快出去吧，您在这儿只能添乱。福晋受了些凉，身子不舒服自然使不上力，不碍的，你就外面去等吧。”收生嬷嬷不停地催促胤祥，我听着也着急，无奈疼得浑身瘫软，呼吸困难，感觉有汗珠从我额头不停地滚下来，颊上一阵酥痒，原是极难受的，可是我却努力要抓住这一点痒感，可以让我少在意一点疼痛，更能多一份清醒。

胤祥就坐我身后，用手捧着我的头让我枕在他腿上，对于嬷嬷的催促他置若罔闻。一波疼痛过去后，我咬着牙抓住他的手：“出去吧，呆会儿德妃娘娘来见了像什么样子，该说我轻狂了……”短短一句话，竟好像使尽了力气，我不住大口吸着气，如同离了水的鱼一样随时可能窒息。

“好好好，等会娘娘来了我就走，你别说话，你省点力气，你疼得很么？要不咬着我的手？还是……我怎么着你就不疼了？”他额上亮亮的，似乎比我汗还多，嘴里只管语无伦次地胡说着，倒惹得我想笑了。

收生的赖嬷嬷在一旁直翻白眼：“好爷，您怎么着福晋也是照样疼，您就先出去候着吧，福晋又不是第一次生产，就是碰上这小主子磨人，不碍事的。”她刚说完，就有丫头进来回说德妃娘娘来了，就在外面坐着，我赶紧动动被他握着的手说：“求你了，快出去吧，别让我说话，我快没力气了。”

他答应着慢慢站起身，赖嬷嬷过来推我的肚子。一阵剧痛，胤祥还没完

全放开的手被我下意识地攥紧，慌得他急忙回来，扑通一声跌在脚踏上。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点点模糊起来。一块参片被强塞进我嘴里，清苦的味道混着空气里的血腥味在我的呼吸里蔓延，耳边都是“用力”的呼唤声，可我想睡，我的腿在哪儿，我怎么找不到了……

手上一痛，我猛地醒过来，转头一看是胤祥咬着我的手，我身子一紧，赖嬷嬷惊喜地喊：“看见头了，再一点就好了。”被咬住的手又紧了紧，好像要把他的力量传递给我，我大吸一口气，继而抵住嘴，拼上所有的力气腰下一挺。随着那种抽离感，一声响亮的啼哭传进我耳朵里，我轻松地咧了一下嘴角，偏头睡去，任什么我也管不着了。

“娘娘，福晋醒了。”睁开眼就看到德妃提着衣摆在床边坐下来，手握着手帕子抚了抚我的额头：“可算醒了，小阿哥洗三都洗了，你这个做娘的都给错过了呢。”

“让额娘担心了，是，是个小阿哥？”我忍不住眼睛在屋子里找，德妃拍拍我说：“这会子在外面，皇上当时就赐了名，说这孩子长得自有那么一股子清新文雅的样子，笑起来又暖和人，就圈名‘弘晓’，可是个有来头的名字呢。”

“弘——晓——”我嘴里默念着，这个名字真熟悉啊，好像史书上大大地记上了一笔，但他现在是我的孩子，贤愚好歹可就难说了呢，想到这我笑了一声。德妃打趣说：“看把你乐得，我去叫奶娘把小阿哥抱了来给你看看。老十三在皇上那儿，晚半晌就过来，他那天冒冒失失地在跟前裹乱，足叫皇上训了他半日呢。”

德妃说完就走了，外面传来胤祥的声音：“儿子给额娘请安。”只听德妃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进去看看你媳妇吧，她已经醒了，你都是多少孩子的阿玛了，可不兴再慌里慌张的了。”“是，儿子知错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想是德妃走远了，胤祥大跨步地走进来，坐到跟前只是看着我，也不说话，我低头看看手上的伤，哀叹：“十三爷不愧是属虎的呢，牙还真利。”

他红了脸，竟站起来从奶娘那把孩子接了过去。我靠在床头看他笨拙地晃着手臂，忍不住说：“爷，咱不是抱孙不抱子么？”

他好像没听见，自顾自说着：“他长得太好玩了，像我，特别像我，呵呵，他是我的干珠儿！”

“胡扯，你就长得这么皱皱巴巴的？”

他坐下把孩子放进我怀里，说：“早晚有一天我也是皱皱巴巴的，可是他再大点就能眉清目秀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孩子。”

我逗弄着弘晓，心里忽然有点沉，我说：“是不是了不起就不知道了，我只希望他能安全地活着。”

胤祥敛了笑容，一挥手，奶娘把弘晓抱走，周围的人也都出去了。他坐到我身边，从怀里掏出那天那个小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巴掌大黄澄澄金质的小牌子，上面刻了一个“令”字，背面是很多满文，牌子下还挂了明黄色的穗儿。“你可知道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他问。

见我摇摇头，他小声说：“别看就这么个小牌子，它可以调动我大清所有的绿营兵！各地提督只要见了它，都要整军待发，唯命是从。这原是父皇随身带着的，只有在他御驾亲征的时候，为了方便调兵支援才会留给最亲信的人。当年太子监国也从来没拿到过。”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：“那这个，为什么要给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最近的绿营兵就驻在南苑附近的丰台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足以占了皇城。况且，我拿了这个牌子，就是宫城禁军也拦不住我。”他皱起眉头，脸上是迷惑不解的神情。

我用尽所有我知道的努力思考着：人之将死，其行也异，其言亦奇。康熙难道是预见到了什么？为什么他说抓不住十四？这是不是意味着，他想等十四回来，又怕等不到，于是就把选择权交给了胤祥？可是康熙了解胤祥从前的的心思，又怎么敢如此信任到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他？

“朕还是不太放心他，但是朕愿意放心你。”康熙最后的话在我耳边晃过去，我好像有一点通了，只是多了恐惧。

见我沉默不言，胤祥端起我的下巴，换了个轻松的笑容：“好了，不要胡思乱想的，父皇不是说最好用不到么？你再歇两天，我们回家去。”

我贴上去圈住他，紧紧地。

即使是我这个从不注意时光流逝的人，在这暗潮汹涌的康熙六十一年，也不得不踩着日子过了。康熙却在这一年里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，

千叟宴、行围、巡幸，一刻不停，只是从那次离开畅春园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胤祥。胤祥却很高兴，他以为之前康熙的身体不豫、精神昏聩只是偶然，其实我知道，这是一支老烛最后的光亮，熄灭前的迸发恰恰都是最耀眼的。

从十一月初，康熙就病倒了，之后从畅春园发出的第一道命令竟是授了十二阿哥一个镶黄旗都统。十二之前已然接手正白满蒙汉三旗，况且又是出了名被排除在夺嫡之外的人。镶黄本属皇帝自驾，此时交了给他不能不叫人多添一份揣测。这边暗里还有给胤祥的绿营兵，究竟是要谁制约谁？谁又襄助谁？得了这样的消息，胤祥明显陷入沉思，我跟他之间也渐渐无话，常常都是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。

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，连园子里的梅花都开得比从前畏缩，我穿着银粉滚毛边的棉服坐在树下端详着，想要自己琢磨出一个梅花样子来，其实也是为了压抑自己的心态。做一个半吊子先知始终不好受，这不是白纸黑字的史书，而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按着他们的步伐真实进行着生活，我也一样。毕竟这也是我的经过，我的历史。

弘晓在奶娘的怀里咿咿呜呜地闹着，我把他抱过来，用手紧了紧襁褓。他的眉眼已经展开，的确像极了胤祥，此时兀自吮着手指，津津有味。弘晓从院子另一头跑来，跪下便说：“给额娘请安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回来就这么匆匆忙忙的，去哪儿啊？”

“阿玛给儿子规定了每天下学回来就要去给阿玛检查学问，去迟了生怕阿玛恼呢。”墩儿紧张兮兮地回话。

我深知胤祥对待儿子的严厉，就抱着弘晓陪他一起去。胤祥看见我，扭头对弘晓说：“今儿个你自去念吧，阿玛跟额娘有话说，放过你了。”

弘晓如蒙大赦，请个安就猴急地跑了。我对着他的背影笑，胤祥走过来，伸手捏了一下我怀里弘晓的小脸蛋，说：“听说德妃娘娘身子不爽，你是不是去看看，抱着干珠儿去。”

我正自犹豫着，穆总管跑来回话：“宫里来了人，说有皇上口谕，要主子前去接旨。”我们俩听了一刻不停连忙迎了出去。走到前面，来传旨的竟然是与康熙形影不离的李德全，我顿时有一种极不好的感觉涌上来。胤祥紧皱着眉头跪下去，只听李德全说：“奉皇上口谕，宣十三贝子即刻去畅春园

见驾。”

“儿臣领旨。”胤祥的声音有点发抖。站起来以后李德全又说：“十三阿哥，皇上还有句话要老奴转告十三阿哥。”

“谕达请说。”我在一旁听着，心里七上八下。

李德全满脸严肃地说：“皇上说，要十三阿哥，好自——为之！”

胤祥听了猛一抬头问，“李谕达，父皇是单宣我呢，还是连其他人都宣呢？”

李德全略略靠近他，小声说：“老奴只奉旨到这儿来宣十三阿哥，其他的阿哥们好像是也去，只除了在外祭天酬神的雍亲王。”

“你是说雍亲王不去？”

“这……老奴就不知道了。”李德全说完，偏头看了我一眼，就带着人转身走了。

颤抖的手捏住纽襻又滑下，如此反复，半天我连一个都没给他系上。胤祥低头看着我，抿嘴一笑，接过去自己系上了。我手抚着他的衣襟、披领，眼睛直定在一处。心里这会儿乱得很，再也理不出一点头绪，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书架夹层里掏出那块金牌的时候，心脏简直像变了秤砣一般沉到脚底。此时的畅春园将会有怎样的变故？为何一定要带兵觐见？康熙啊康熙，你把他带离我的视线，放心我又有什么意义？

他拿在手里掂量了片刻，终于还是挂在腰间。我跟着他走到廊子口，除守门的侍卫以外，其他的都集合好等待调遣，胤祥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终于一挥手，带着人从回廊往大门走去。我的心剧烈地不安起来。不知怎么的，四爷的眼中曾经闪现的精光在我脑海划过。“他想什么做什么，都在我眼里呢。”这句话在头顶绕了几绕，便如重锤一般砸醒了我，没有多想，我便跑下台阶，跑进回廊，跑向他……

“胤祥！”一声呼喊，他停住脚步，身后的侍卫自动分开路。及至跑到跟前的时候，我脚下一个踉跄，竟跪跌在他身侧。他呆呆地低头看我抓住他的衣摆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轻声说：“‘一朝顿醒当年梦，方知成败转头空’，胤祥，这是熹慧留给你的话！”

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微笑的眼廓渐渐加深，牵我起来后，手指习惯地抚上我的脸侧，指尖轻揉着耳垂，不出声地说了一句：“多虑了。”然

后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虚弱地靠在回廊的柱子上，侍卫一个个从我身边擦过，走远，大门最终关住了府里的宁静。多虑吗？但愿是我多虑吧。

走回内院，我叫秋蕊去把孩子们都找来，我现在不需要安静，只想守着他们，还能给我一点点实在感。不一会儿，几个孩子都聚集到我院子里，我正笑着问他们要吃什么玩什么，穆琅惊慌失措地进了来：“回福晋，外面来了好些兵，守住了咱们府的各个门，带头的是位将军，指明要见福晋。”

要见我？看来他知道胤祥不在府里。什么人这般神通广大？不管怎么说，兵围贝子府足以说明来者不善。我庆幸自己此刻还能冷静，便回头对弘昌说：“昌儿，府里有客人来，额娘现在要出去，这内院，额娘就交给你看着，你是大哥，能不能让额娘放心？”

弘昌呆了一下，立刻正色道：“请额娘放心！”

我拍拍他的肩，带着秋蕊和穆琅往外走。前面果然很热闹，原先守门的侍卫现在都押在一个角落站着。廊子口，府门外，早已换了些生疏的面孔。不过最让我意想不到的，自然就是面前这个一身盔甲的人。我只见过他一面，可是仍然记忆犹新，他眼睛里的戾气几乎可以把人的皮肤划破，唇畔却仍然上扬着恰到好处的角度，不失恭敬地上来打了个千儿：“年羹尧给十三福晋请安！”

我尽量笑得自然：“年将军真是稀客，若是我没记错，您此刻应该是坐镇川陕，襄助十四爷平藏吧？怎么还有闲空儿上这来串门子？”

年羹尧扬了扬头说：“回福晋的话，凡事都有轻重缓急，年某不过是个奴才，只知道听命行事。是主子有命，说这些时日京里事多，十三爷尤其繁忙，因此拨了奴才来……”说到这里他转向我，几乎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来帮十三爷，看看家！”

我深呼吸一口调整了一下脸部微笑，打着哈哈：“那还真是费心了，您把这守城门的侍卫都调来守我们府的门，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。秋蕊，看茶！”我回头吩咐。

不想年羹尧使了个眼色，叫后面一个人上来拦住秋蕊，自己敛了神色对这院子里其他的人呼喝：“你们把这府里各处都守好，若是错了一点，按军

法办！”话音一落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动作起来，一阵脚步声顿时让本来空阔的院子显得剑拔弩张。

“慢着！”眼看他们就要往后面去，我连忙大喊了一声，继而冷着脸对年羹尧说：“年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管你是不是朝廷御笔亲封的定西将军或者几品大员的，我得提醒你，你现在站的，是我十三贝子府的院子。我想，你的主子叫你来‘看’家，可不是叫你来‘抄’家吧？”

他一抬下巴，一副饶有兴味的样子，我往前迈了半步，刚好距离他一尺左右说：“我们爷现在不在，我便是一家之主，将军有什么事，我就坐在这堂上，尽管跟我说。可不许这些人惊吓到我内院的女眷和小主子们！”我指指后面的人，“倘若他们有一个敢进了二门，年将军……”

我压低嗓子，用只有我们两个听得到的声音说：“要么，我今天借你个胆子杀了我，不然的话，明儿个见了新皇，我想你也占不到一点便宜！”

听到“新皇”二字，年羹尧一直浅笑的脸明显改了颜色，眼睛微眯打量了我一会儿，终于摆手叫那些人仍旧退回门口，然后对我拱手：“十三福晋，受教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委屈福晋在这里跟年某一同照看。”说完便有两个人跟在我身后，我走进厅堂坐下，年羹尧就坐在侧座上，秋蕊终于被放走，沏上茶来我一看，立刻对她说：“怎么只有这两盏茶？去抬一大壶来，这么多人都要喝呢，况且年将军说不定要长谈一番，这么点茶水哪够呢？”

年羹尧似笑非笑地坐在一旁也不说话。我心里可是早已有了数，这一呆，只怕不是一时半刻便能完了的，赶着叫秋蕊去拿两本书和我日常消遣的东西来，却不想她去了后就再也没能从内院出来，东西也是守着二门的人拿给我的。

晚膳的时候，内院的人送了饭来，我的是单装在一个托盘里，菜式自然跟他们也不一样，端来给我的是一个新进府的小丫头，只有十岁上下，我记得是我拨在弘皎屋子里的。小丫头顺着眼，把托盘往我跟前一放，突然抬头对上我的眼，然后又看看饭菜，就这样来回看了两遍，我疑心顿起，随口问：“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回福晋的话，奴婢叫素画。”小丫头声音童稚，却是一脸的机灵，在我点头叫她退下的时候，仍然不忘再看那饭菜一眼，我回给她一个眼神，告诉她我明白了。

“福晋为何不用膳？”年羹尧闲闲地开口。我低头翻着书说：“当着你们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哪里还吃得下去呢？年将军和你手下的这些人吃饱喝足就好，不用管我。”

“这可为难年某了，倘若福晋有个闪失，叫年某怎么跟十三爷交代呢。”

我不耐烦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：“我若是有了闪失，年将军自然有主子替你交代，我都不愁，将军愁什么呢？”

就这样，年羹尧有时坐在侧座上翻他的书擦他的剑，有时就会出去转转，厅堂门口也是站满了侍卫。我就坐在正座上，看书打棋谱，谅他扣住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动内院的人，所以我虽然着急，也多少还放心。他们送来的饭菜我还是一口都不动，就只有那一大壶共用的茶水支持着我。从来都听人说，只喝水不吃饭怎么也能活上十天，更何况看见年羹尧那蛇蝎一般湿冷眼神，任谁也只有反胃的份儿了。

困倦的时候，我用手拄着脑袋靠在桌子上歇息，却从来也睡不踏实。胤祥担忧的表情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唤回，醒来看见依然森严的把守，一阵空到至极的感觉泛了上来，说不清是胃里还是心里。

我的身体到底有限，只捱到第七天，我便感觉自己捱不下去了，眼前金星乱飞，耳朵也鸣声大作。人一直都昏昏沉沉时睡时醒，年羹尧一整天都不在厅堂，我安心不少。黄昏时分我近乎绝望地睡着，却被人推醒，努力睁眼一看竟是秋蕊。她眼含着泪花：“主子，那些人都走了，小福子刚回来，正要跟主子回话呢。”

我顿时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赶忙一迭声地叫进来，自己抖动着手拿起茶杯灌了两口，呛得乱咳。小福子一溜小跑进来说：“回主子话，先帝爷几天前晏驾了，传位给了原来的雍亲王，现在新皇已经登位，口谕封咱们爷为和硕怡亲王，只等颁圣旨了。”

秋蕊给我拍着后背顺气，我放下一点点心来。这个过渡还真是惊心动魄，让我从一开始就学会怀念了，怀念当初远离纷争的日子。我哑着声音问：“爷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回主子话，爷已经在回府的路上，左不过这一半刻就该回来了。”

我大笑，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叫来穆琅说：“我去门口迎着去，你到后面吩咐下去，这几天的事一个字也不许跟爷提！”穆琅答应着去了，我整整衣服，被秋蕊搀着挪到大门口，冷风一吹头有些眩晕，只能靠死命攥着秋蕊才能站住。仿佛过了很久，门口终于传来马蹄声脚步声，胤祥的脸从门外闪进来的时候，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恍若隔世。他的下巴长满胡茬，眼睛耷了下去，单眼皮竟变成双眼皮了。我们保持同样的笑容，视线在彼此脸上游走，我不知道我脸上露出了什么样的表情，只见他吃吃一笑，我回过神，放开抓着秋蕊的手，端正地福了福身：

“给王爷请安！”



叁拾玖

番外之往生篇

在这个人生的分水岭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往

储秀宫西配殿耳房

“雅柔，我好不容易得了空来寻你，怎么见了我就跑呢？我有好东西给你留着呢，你看。”十二阿哥一头说一头跟着前面忙碌的人儿。狭小的空间里转得一阵头晕目眩之后，终于不满地一把攥住雅柔的手，带入自己眼前：“跑什么？见了爷就这么没点耐烦？”

雅柔顿时臊得满脸通红，急忙甩手退开：“这院子里人多眼杂的，十二爷是安心要了奴婢的命吧，这么拉拉扯扯。”

“怕什么，到了这儿额娘不管我，谁还管得着我？正殿那主子自然不会来过问的。你看，这景泰蓝的镜盒可好？外面看着普通，难得的是里面有乾坤。”十二阿哥打开那个巴掌大的小镜盒，里面是长约寸许的两把香木篦子，齿对齿凑成一个椭圆，背上各自雕了并蒂莲花一支，枝叶绕于齿缝间，栩栩如生。雅柔看得又惊又喜，十二阿哥就势放进她手掌心说：“我知道你自来就只喜欢这些精雕细琢的新巧物件，这个东西可是我央求了老十四好长时间他才让给了我的，老十三也看上了呢。”

雅柔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扣上掷回他怀里：“奴婢受不起十二爷这样重的赏，求爷可怜奴婢，快些离了这里吧。”说完就往外跑，不想还是被十二阿哥捞了回去，又急又怕。十二看了她的表情心下也不忍任性了，只得说：